

DONGHU·YUSI

杂花生树

跑什么，前面也下着雨哪

□ 邓中肯

我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笑话。说是天突然下大雨了，大家头上纷纷顶着各式各样权当充作雨具的东西拼命往屋里奔跑，只有一个人低着头在雨中不急不忙地走，就走得那么任性；别人急急忙忙地从他身边跑过，一边跑一边还喊：“嗨，傻子，快点往前跑啊，下雨呢！”他却赶紧不慢地回答说：“跑什么，前面也下着雨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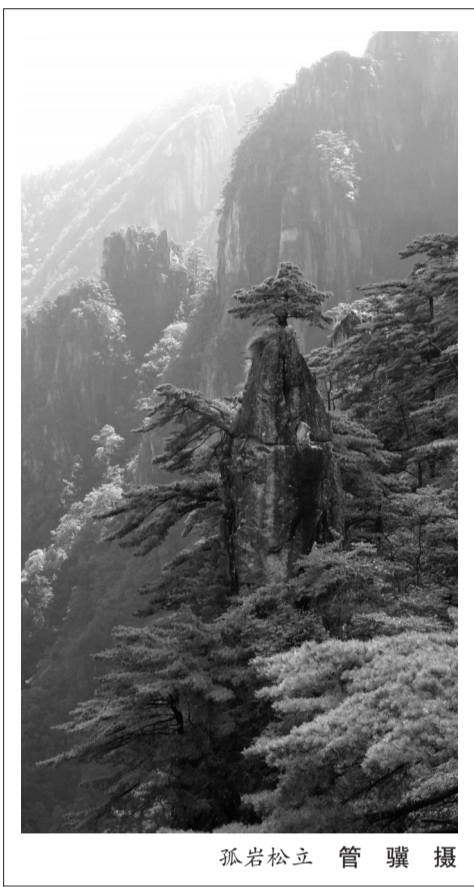
起初我也当它是个笑话，笑过之后一想，不对啊，这不过是说明人的性子存有差异——有的人性子急，有的人性子慢，有的人不急也不慢。急性子凭什么去嘲笑慢性子，慢性子没理由去奚落急性子；况且那个在大雨中从容走着自己风格的人，绝对不是个什么“傻子”，恰恰是个“智者”，更是个“范儿”！他“范”就“范”在“走得那么任性”，随自己的性情而行，且“言为心声”——以一句“跑什么，前面也下着雨哪”，道出了颇具哲理的通透之思。如此看来，那些在雨中急急忙忙奔跑的人，倒尽是些不着边际的“傻子”了。

所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其实是纵观横看了无数个案事例才得出的一个结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庄周如此，陶潜如此，魏明伦也如此。你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其词作远过于他在位期间的作为，尤其是亡国以后的词作相当沉痛、深切和凄恻动人。李煜是南唐中主的第六子，他天性懦弱多病，喜文厌武。在其性格构成的诸多因素当中，他更多地继承了父亲李璟的风范，“后主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天资聪慧，又“洞晓音律，精别雅郑”，善词章，工书画。书学柳公权，十得八九。曾作颤笔穆曲之状，道劲如寒松霜竹，人谓“金错

刀”。每当写大字时，弃笔不用，唯以卷帛书之，上下左右皆如人意，世谓“撮襟书”。其画则以翎笔墨竹最为擅长，老于霜皮，烟梢露叶，披离俯仰宛若古木，自有一派清爽不凡的神韵。其词语淡思清，婉曲又深致，就是跟他这个人的性情真淳、感情敏锐密切相关而且高度一致。

中国传统强调的是“颜文合一”，事实上绝大多数文人墨客自觉或不自觉地步入了“人即文，艺即人”的自然境界。弘一法师的书法境界极高，正是缘于这种“冲和”的品格。弘一法师自谓：“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这“平淡、恬静、冲逸”与古人所谓的“冲和”是一个意思。它意态静默、境界深远，举之可见、求之已远。弘一法师的书法以圆净清劲的线条、不激不厉的行笔、拙稚质朴的结体、疏朗严谨的布局，营造了众多书家难以企及的“冲和之美”。而这种“冲和之美”比之于色，不是绚丽多彩、光彩夺目的旭日，而是暮春天际一抹淡淡的晚霞；比之于声，不是洪亮悠扬的黄钟大吕，而是如怨如慕、不绝于缕的秋夜洞箫。而出家后的李叔同，已成弘一法师，已成为一个温良谦恭的君子、一个不卑不亢的佛家、一个和颜悦色的僧人，冷寂清静，朴拙淡雅。弘一法师常以“应使字以人传，不可人以字传”诫人，坚信人与字两者相辅相成，字与人更可相得益彰。

其实“颜文两争”是文学理论中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颜文不一”的例子，也似乎时常可见，但个人认为，作品风格跟人品无关。莎士比亚很小气，但不影响他的“四大悲剧”和十四行诗；周作人曾陷于争议，但其散文不失辛辣、苦涩、清淡三味，实由其性情使也。



孤岩松立 管骥摄

“跑什么，前面也下着雨哪”，貌似愚笨或幽默，实则言为心声，言如其人，因为发语者只为性情，不为雨淋。

远方有多远

□ 竹剑飞

曾在青春年少时立下誓言，好男儿志在四方，浪迹天下，功成名就时再回到故土。一片掌声，也不虚度年华，这辈子值了。可曾想得到，这辈子一步都没有离开过生我养我的土地，活动范围仅仅在一个小镇上，仿佛粘住了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走不出去的大街小巷、亭台楼阁，还有割不断的亲情、同学情、同事情，甩也甩不掉，挥也挥不去。

六十年蜗居在一个地方，上学读书，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后来参加工作，周而复始上班下班，娶妻生子，然后买汰烧，油盐酱醋糖，日子单调刻板，没有一点波澜、色彩，一直到退休。好像也不厌倦这种凡人小事，不讨厌这些烦心事，像温水煮青蛙，小火慢炖，渐渐消磨了我的意志，我的心，变得浑浑噩噩，忘了青春年少时的理想、奋斗目标，仿佛不认识自己，读不懂自己，也不认识别人，读不懂别人。看作一件很平常的事，很正常的事，人人要过的普通人的生活，逃也逃不掉。退休了还要继续，似乎情未了，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还有大街小巷、亭台楼阁充满感情，继续在这里买汰烧，油盐酱醋糖。这就是美好生活，人人向往的生活，也许还是被羡慕的好生活。工作四十年退休了，却两袖清风，功也没有，名也没有，只长了一身多余的肉，体重倒比参加工作时重了许多，还添了许多白发和皱纹，像给我颁发了一张退休证、老年优待证，坐公交车方便了，终于捞到了一点实惠。

1984年高考填报志愿，那时考好后，还没有出分数就直接填报志愿。有点像瞎子摸象，全凭个人运气、想象，似乎填满志愿后马上就能录取，就能上大学，走四方。自我感觉良好，平日常里学习成绩也不差，重点大学上不了，普通大学应该没问题。老师和同学们都这么认为，对我说放心吧。好像已经祝贺我了，可以准备行囊、订火车票了。我踌躇满志，仰望天空，哪一颗星星属于我，为我照亮，为我指明方向，我似乎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未来；远望家门口的长路，似乎望不到头，已经通向远方，我心灵驰骋的速度，比汽车、轮船、火车还要快好几倍，通向我的理想、目标。我将从这里走出去，坚定不移的步伐铿锵有力，踩在地上都能震动到远方，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今后的人生道路肯定很丰富、很灿烂，将来可以衣锦还乡，可以抚摸故土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追忆往昔感叹几声，此生没有虚度年华。母亲要求我填报的大学，北不过长江，南不过钱塘江，只在长三角的狭小范围里，也就是诸如杭州、上海、南京之地的大学。这样似乎没有走出去，还在烟雨蒙蒙的江南，撑一把雨伞走在熟悉的雨巷里，还在闭着眼睛都能行走奔跑的家乡，东家进西家出，一张张熟悉的脸，听着熟悉的声音，打着熟悉的招呼，和我的心思不一样，和我的誓言也不一样。天空下，我望着远方的路，犹豫着，好像迈不开脚步，像被牢牢地锁住了双脚，动弹不了。笔，在这一瞬间莫名其妙地颤抖了好几下，

仿佛填不了这个志愿。

嗨嗨，仿佛都是天意，不用你多费心思、多费口舌，想得很远、很复杂；也不用你犹豫，下不了决心填报哪所大学，东北、西南、西北，还是华北、华南，好像此生就这么定了，像定了终身的志愿。上不上大学像决定人生命运，决定你今后的人生方向。我以一分之差名落孙山，还是待在这个县城里，待在这个熟悉的大街小巷里，仿佛大街上的每一家商店每一块砖瓦，路边的树木杂草，甚至残垣断壁，早已经深深地刻在心里、脑海里，这辈子都擦不掉、忘不掉，似乎走不出去了。他乡没有此处别样的好风景，没有此处风土人情好，也没有此处的美食，让你留恋一辈子。早知如此，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心思，询问了很多老师和同学，还有亲戚朋友。有什么了不起的，让这么多的人牵挂、关心。也不用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更不用再再去考虑想了又想、擦了又擦、填了又填的志愿。后来，我没有高复而是直接参加工作，这下好了，彻底放心了，父母放心了，自己也死了那颗想入非非的心，也许不切实际的幻想终究会在不声不响中破灭，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那样，连萌芽都没有，还是回到现实当中来吧。现实中牛奶和面包，一切都准备好了，还要怎么样？

想走也走不掉，想跑也跑不了，围城的环城路都没有冲破，没有跨出去一步，似乎比原来更加牢固，死死地围困在里面了，被各种复杂的事务紧紧地套牢了，束缚着手脚，束缚着大脑。

岁月在流逝，添了白发和皱纹，可心一直躁动不安，往东冲一下、往西走两步、往南跑一圈、往北眺望片刻。不管是风和日丽的阳光下，还是暴风雨中，心还是依旧，没有变色，没有偏离方向，还在为远方有力地跳动，想冲破围绕自己的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环城北路和环城西路，冲破各种包围圈，想飞出去。外面的世界肯定很精彩，肯定有人等着我，有事情要我去干，一起去实现伟大的理想。哪怕翅膀扑闪几下，勇敢地飞起来，飞得高一点再高一点，飞一段距离也好，也是胜利，也会在天空中留下一道深深的、抹不去的痕迹，表明我的决心、我的志向，那颗滚烫的心依旧年轻，还在为理想跳动、呐喊，不会因为出现了几根白发、几条皱纹就停止了，就算了，就感觉自己不再是年轻小伙子，不用为理想奋斗，不再努力了。这辈子还是要努力，不断向前，不能就这么算了，没有到最后一刻，不能停下来，机会总是给时刻准备好的有心人。否则也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打败了，真没出息。我不甘心，家门口的长路还在，湮没在高楼大厦下，物欲横流中，似乎再也通不到远方了——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复杂。通向远方的路肯定断了好几截，有千山万水阻隔，有人严密把守。但我相信，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还是能通向远方，还是能修复一切，战胜任何阻碍的

人，也战胜自己，通向我的理想。外面的世界肯定有此处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也许比家乡的风景、家乡的人还要好，还要真诚，肯定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心里唯一想的还是写作，能时刻抚慰自己的那颗心，增添必要的信心。即使人没有走出去，还在这个小镇上徘徊，热衷于油盐酱醋糖，可那颗真诚的心已经走出去了，天南海北。我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想发表就要投稿，买了稿纸、信封和邮票。一封封寄往东北、西南、西北，还有华北、华南，轻而易举地冲破了长江、钱塘江。原来长江、钱塘江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天险，也不是充满危险、充满恐怖之地，却是另一番景象，五谷丰登、民风淳朴。父母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去，蜗居在家乡，蜗居在这个小镇上，他们知道什么？我真傻真笨，不能像父母那样生活，那样过一辈子。我更加努力，冲破了黄河、长城、南岭、琼州海峡，目光越来越远，心也飞得越来越高，外面的世界真是美妙，比想象中还要丰富、还要精彩。看到了山海关、嘉峪关，越过了峨眉山、衡山，见识了锅包肉、肉夹馍、过桥米线 and 煲仔饭，和这里的饮食确实不一样，渐渐也喜欢上了，习惯了。当然，更没有忘了长三角的这块宝地，生我养我的地方，似乎是我的那颗滚烫的心一起随着信件飘向远方。不负众望，终于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海南等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诗歌、小说、散文等。我的作品刊登出来了，我的名字出现在当地的杂志上、报纸上，甚至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还刊登了照片。等于我去了那些地方，我那颗真诚的心也到了那些地方，和那里的山山水水亲密接触，融合在一起，呼吸了那里的新鲜空气，品尝了那里的饭菜，走进了普通人家，和那里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他们都认可了我，知道了我这个人。大家畅谈言欢，相见恨晚。原来我也有我的想法，也有我的理想、目标，也想冲出一切包围圈，走出去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也想和外面的人交流，实现曾经立下的誓言。那里的人谈论起我，在长三角的某个江南小镇上，有这么一个对远方如痴如醉的人。

有了网络更加方便了，电子邮箱、微信、QQ，一篇篇稿件投出去，即时就收到了。有的当天就回复了，像两人面对面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天，没有一点地域的隔阂，也没有语言的障碍。根本不存在万水千山阻隔，像兄弟姐妹，更像朋友之间聊天，谈了文学、谈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谈了各自的人生，也聊到了油盐酱醋糖。喜欢辣的、喜欢淡的还是喜欢甜的，或者喜欢酸的、辣的。哈哈大笑，太高兴了，原来生活离不开这些油盐酱醋糖，也需要这些油盐酱醋糖来增添生活的趣味，丰富人生。似乎这辈子值了，即使退休了两袖清风也值了，没有虚度年华，立下的誓言还将继续，见到了想见的人，说了想说的话，做了想做的事，写了想写的文章。

我多想走近你，大师

□ 赵哲权

我多想望一眼长亭外的古道
可岁月的夕阳早已斑驳如画
山外的青山也化作了过往云烟
我多想看一眼你芳草地上的身影
可流逝的脚步早已遥不可及
我，只能用心，倾听自己心中的无限眷恋

多想走近你啊，李叔同
我就是你乡里乡亲的年轻时的同伴
让我认一认你这位饱学之士，翩翩仁者
多想走近你啊，弘一大师
我早已是走出闺房深院的现代女孩
我也祈求多才多艺，去闯荡世界

大慈大悲，纵然四大皆空
心有灵犀，莫道苦海无边
大师啊，此刻我感受到了你
你那包容天地的情怀和风骨
大师啊，你的大智大爱在催我
催我千遍万遍去追索和寻觅

看见了，我看见你正一路前行
那个灵秀少年，穿梭于东方西方文化的经纬之间

看见了，我看见你在十里洋场
聪慧的火花，点亮了新文化启蒙的灯盏
是的，你一枝独秀的新思想横空出世
是的，你风流倜傥，高朋满座直到桃李满园
你出演文明戏，余音绕梁，喝彩不断
可你却不带走一片掌声，就匆匆东渡出海
我问大师，富士山下你画过的日本樱花
是否跟家乡的西瓜花一样，芳香扑鼻
我问大师，你给我看的中国第一本音乐小杂志
可跟你扮演的茶花女一样，让世人拍手叫绝

我知道，你太忙了
书画，金石，音乐，戏剧
传统和外来，被你调和得如此五彩斑斓
我知道，你太累了
著书，立说，教学，甚至赈灾义演
点石成金的美丽，把中华文化演绎得如此精湛
大师啊，让我做你谱架上的一个音符吧
因为我领会了什么是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
大师啊，让我做你画笔上的一抹油彩吧
我愿当中国的第一个模特儿，因为只有勇敢才有奉献
看哪，你笑了，你慈眉善目，说善哉善哉
是的，我也笑了，看你盘膝打坐，从容恬淡

大师啊，我终于走近你了
求真求美的艺术，源自高尚人格的精髓
大师啊，我终于走近你了
修身从善，做人，又是艺术的再一次体现
能让我的心，做你手上的一颗佛珠吗
能让我的爱，做你拂尘下的一粒尘埃吗
呵呵，你笑了，将一将长须
呵呵，我也笑了，真想邀你发言
不，不，大师啊，你，在我面前只有抚爱和教诲
是的，大师啊，我，在你面前只有敬仰和怀念
看吧，月满天心，吉祥万物
每天清晨，我会踏着阳光朝东湖畔的莲花走去
大师啊，看你也一定会在天堂里笑着
早早地，从悲欣交集中醒来……

行走东湖边的随想

□ 曹海金

东湖的霞光，比梦还要绮丽，
白鹭掠过如镜面，羽翼切割曙色，
心迹在天空画一道银色弧线，
灵魂仿如鲤鱼，湖中自在漫游。

无人机嗡嗡而过，惊动了湖畔的垂柳，
它们轻轻摇曳，未曾觉察，举头的欢呼，
古老的报本塔下，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捕捉每个瞬间的宁静与喧嚣。

只是随意的光景，在东湖边走走，
这是一次仿生学的放松，
愿化作湖墩树梢那白鹭，轻盈地飞翔，
或变成无人机，挑战风的极限为俯瞰全貌。

然而，我只是一个凡夫，
只能以诗的名义，收集这清亮的绿水，
让每一滴湖水，都化作生动文字，
即便有雨水披拂，还热烈燃烧，还嫣然绽放。

东湖的莲荷，在夏日里悄然盛开，
如粉色仙子，白色天使，亭亭玉立，
每片荷叶，都载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
在天光中闪耀，珍珠般璀璨。

叔同纪念馆的花瓣，轻轻抚着岁月琴弦，
那里的收藏，都写满了诗文经典，
鹤落区的热闹，让人忘却尘世的纷扰，
每一只鹤影，都是天空涂鸦的思念。

东湖，你见证了我半日悠然，
你的秀美，值得我歌而咏之，
时光虽短，耳边《送别》的悠扬，
让我走进长亭外古道边，已足够一生回味。